

完美的四重奏

● 王 璞



烏韋·提姆著，劉燈譯：《咖哩香腸之誕生》（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烏韋·提姆(Uwe Timm)對於中國讀者一定是個陌生的名字，因為我讀過了他的兩部小說後，和我周圍搞文學的朋友談起，大家都一臉茫然：「沒聽說過，他是何方神聖？」

提姆是德國人。德國真是個臥虎藏龍之地，我每次到我們學校那個德國文學譯著不過半架的書庫去站站，都能發現一位大作家，上一次是徐四金(Patrick Suskind)，這一次是提姆。提姆生於1940年，也差不多屬於戰後嬰兒的一代，曾研究哲學，後來改行寫小說，得過小說

獎，但使他引起世界文壇矚目的作品，不是那些得獎作品，而是出版於1995年的《咖哩香腸之誕生》。

如果你以為這個書名只是一個象徵，像一些喜歡玩弄現代派小說手法的作家所作的，那你就錯了。這部小說確實自始至終在寫咖哩香腸這種小吃是如何被發明出來的。從字數上來看，在這部總共158頁的小說中(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寫咖哩香腸和其他吃食的部分佔了全書至少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所以，如果說女主角和她的逃兵情人的故事是小說的主線的話，至少，咖哩香腸的故事是引線。然而，如果這樣三言兩語就能把這部小說解析，它的力量和價值就很有限。所以，還得請你耐心聽我說下去。

將人類對酒食的徵逐寫進小說，中西文學都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咱們的四大小說名著中，哪一本離開得了酒食的描寫？不過，當我讀《咖哩香腸之誕生》時，首先想起的還是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巨人傳》中相應的描寫。我說「相應」，是因為正好拉伯雷也寫過香腸。事實上，在《巨人傳》中，天主教和加爾文教之間的鬥爭，被描繪成了卡列姆普列楠與法爾什島上的香腸之間的鬥爭。而在《咖哩香腸之誕生》這部小說中，一開頭，作者也是這樣以香腸為引子拉開了故事的序幕：

將人類對酒食的徵逐寫進小說，中西文學都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咱們的四大小說名著中，哪一本離開得了酒食的描寫？不過，當我讀《咖哩香腸之誕生》時，首先想起的還是拉伯雷《巨人傳》中相應的描寫。

當我驚異於《咖哩香腸之誕生》這部小說在結構上的勻稱完美時，發現它與昆德拉的大部分小說一樣，也是由七章組成的。昆德拉曾以貝多芬的四重奏作品131來說明他是怎麼在無意之中，老是不得不讓自己的小說發展成了七章。我相信提姆也是在同樣的靈感驅動下達至這一境界的。

上一次在布綠克太太的小吃攤上吃咖哩香腸，足足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布綠克太太的小吃攤位在新市廣場。廣場在港口區，鋪着石子地，風大，骯髒……

香腸和布綠克太太一起，一開場就出台，而且與咖哩這種東方的調味品並列。不要以為這一段描寫平平無奇，它確實就像音樂中的序曲，其中的每一個音符，都會在後面的樂章中得到展開、變奏、重現。不論是咖哩，還是香腸，甚至小吃、攤位、石子地、風……事實上，當我驚異於這部小說在結構上的勻稱完美時，發現它與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大部分小說一樣，也是由七章組成的。昆德拉在談到他的小說《笑忘錄》的結構時，曾拿它與貝多芬的四重奏作品131比較，來說明他是怎麼在無意之中，老是不得不讓自己的小說發展成了七章。因為，那是節奏的需要，也是故事本身的需要。

我相信提姆也是在同樣的靈感驅動下達至這一境界的。故事的節奏、情感的節奏、和情節乃至細部的和諧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你在閱讀時就像被一股旋風推送只能跟着它走，而在閱讀結束時，就禁不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弄這些薄薄的紙頁，以探究它是否被施了魔法。結果，我有了以下發現：

七章是敘述者與故事的主角也是小說中的講述者布綠克太太的七次談話。這部小說實際上是一位雙目失明、油乾燈盡的老太婆，以一千零一夜的古老方式，向一位好奇的青年人講述咖哩香腸的故事，那也是她的愛情故事，同時也是1940-

50年那一代德國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漢堡。

第一章，28頁，節奏，慢。內容：英軍兵臨漢堡城下，男女主角在廢墟中相遇，他們一道看了場電影，躲了場空襲，到女主角家吃了碗蘿蔔芹菜湯。然後，在這一章結束的時候，年青的士兵成了中年婦人的情人，也成了逃兵。這兩件事說不上哪是因哪是果，可以說它們互為因果。

第二章，26頁，節奏，更慢。內容：女主角白天給死守漢堡的德軍做飯，晚上給窩藏在她家的逃兵情人做飯，他們吃着馬鈴薯，談着馬鈴薯，一起被街道治安員突然襲擊式的檢查嚇得魂飛魄散。故事雖然有趣，但對於那位特意上漢堡來聽故事的年青人來說，節奏卻太慢。直到現在，咖哩香腸連影子都沒有，而且好像也沒有出現的跡象。在那饑餓的年代，一點點牛腸已經是叫人垂涎的盛筵了。

第三章，12頁，節奏加快。我們終於在這裏看到了關於咖哩的描寫，男主角對他的情人兼女主人講起它，那是他在印度當兵的一段經歷，當時他染上了熱疹，想家，沮喪到極點。上司帶他去吃了一頓咖哩雞飯，「咖哩雞飯，布列門(男主角的名字)說那嘗起來的感覺就像花園一樣。另一個世界的味道。印度的風、會咬人的毒蛇、會飛的鳥，充滿愛欲的夜。簡直像在夢裏一樣。也許是我們前世還是株植物的回憶。那天晚上布列門作夢，還真夢到他自己變成了棵樹呢……聽起來像是瘋了似的，不是嗎？那是種驅除沮喪的香料，讓身上的血重新流起來。他的熱疹子於是都退了，布列門說那簡直就像是天賜的食

物。是布列門一生中唯一遇過的美好經驗。除此以外就沒有了，只有戰爭和殺戮而已。」

第四章，漢堡陷落，然而小人物的故事還是在以它自己的節奏發展着。布綠克太太為了多留住情人幾天，以延續她一生中這唯一的一段愛情，向他瞞住了德國戰敗的消息。在20頁的篇幅中，作者分別從布列門的視角和布綠克太太的視角描述了戰敗後的德國。那是兩個非常不同的視角，所以呈現出來的雖然是同樣的景象，意義卻大相逕庭。就在這樣一種對各人意義不同的背景中，他們同牀異夢地等待着。節奏慢得使人不耐煩。但你沒法停止等待，是的，這也是一種等待，等待作者把故事講下去。就像《一千零一夜》裏那個暴君，就連心中蠢蠢欲動的殺機也給聽故事的期待壓了下去。

第五章，全書最長的一章，也是等待最難耐的一章。對小說兩位主人公來說，那等待已成了不能忍受的痛苦；由於壓力實在太大，男主角失去了味覺。連馬鈴薯的味道也吃不出來了；對讀者來說，卻是苦樂參半。一方面我們興趣盎然地眼看着各種主題以更強烈的方式重現，期待着謎底揭曉；一方面我們被逐漸呈現出來的其他細部吸引着，例如一些次要人物的命運，它們總是在背景的襯托下若隱若現，牽動着、同時也豐富着主題。

第六章，15頁。和第三章在節奏上形成對稱，快而跳躍的節奏不僅表現在形式上，也表現在內容上。發生了很多事：情人走了，丈夫回來了又被踢出門。咖喱、香腸這兩種在地理上相隔十萬八千里的食物終於會合，被放在一起談論。

第七章，是結束也是高潮。奏

鳴曲式的，所有的主題都在這裏呈現。事實上它們全部體現在這樣的一道流程裏：情人的一塊勳章→二十四方木材→三百張松鼠皮→一件皮大衣→香腸+咖喱+蕃茄醬。這道流程有五光十色的光彩，酸甜苦辣的味道，不可言傳的氣息，足以使人低迴不已。它所體現的是整整一個時代。這時代不僅和別的時代一樣，有愛情和欲望，苦難和重生，還有它特有的激情，特有的荒誕，特有的甜蜜與辛酸。

還需提醒大家一點，如果你們有心體驗我曾體驗過的這種簡直是生理上的閱讀快感（納博科夫[Vladimir V. Nabokov]稱之為「脊椎與脊椎之間的興奮」），萬萬不可忽略那件布綠克太太從第一章織到最後一章的毛衣。

我不如以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在論及拉伯雷小說中的酒食、排泄和性行為系列的意義時所說的一段話作本文的結尾，巴赫金先是評論道：「拉伯雷的任務，正是在新的物質基礎上把分裂的世界組織到一起。」說得更透徹一點，就是「人的生活裏的事件，同自然界生活裏的事件同樣宏大(表現它們時使用相同的字眼，相同的語氣，而且絕不是打個比方而已)。這時，毗鄰關係中的所有成員(整體的所有部分)都具有同等的價值。在這一系列中，飲食同死亡、誕生、太陽光照的階段等等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生活(兼指人的生活和自然的生活)這個統一的偉大的事業，是通過自己的不同方面和成分展現出來的；所有這些方面和成分全都同樣重要，而且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想，這段論述也為我們理解《咖喱香腸之誕生》提供了線索。

《咖喱香腸之誕生》只有七章，是敘述者與故事主角布綠克太太的七次談話。這部小說是一位雙目失明、油乾燈盡的老太婆，以一千零一夜的古老方式，向一位好奇的年青人講述咖喱香腸的故事。那也是她的愛情故事，同時也是1940-50年那一代德國人的故事。